

三味书屋

冯骥才小小小说的另一种形态

——对比阅读《俗世奇人之三》和《书房一世界》

谢志强

2009年,我到宁波市月湖畔贺秘监祠的《文学港》杂志社当主编助理。贺秘监祠是为了纪念唐代诗人贺知章而建,开窗可见没入湖水的墙基旁游动的红鲤鱼。过了10年,我才获知,贺秘监祠与冯骥才先生有缘。1992年3月,冯骥才先生回家乡举办画展。当时,政府部门打算将贺秘监祠改造后移交给文联,修缮费用大约需20万元。冯骥才出售了画



展中的5幅画,所得款项用于修缮贺秘监祠。

我当时并不知冯先生的义举,只是以读者和同乡的身份,追踪阅读其小小小说,表达对他的敬意。他的《俗世奇人》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,我以小小小说作者和同乡的身份,暗自自豪。

2020年第一期《收获》杂志,刊登了冯骥才的新作,头条推出两个系列:《俗世奇人之三》和《书房一世界》(副标题《心居笔记》)。

《俗世奇人之三》延续了前面两个系列的写作手法。正如冯骥才的小小说理论总结的那样:“巧合和意外是它最常用的手段……结尾常常是小小小说的眼。小小小说完全可以成为大作品;珍珠虽小,亦是珍宝。”巧合、意外、结尾,生成“俗世奇人”之奇。冯骥才尤其重视结尾:“小小小说对我来说是非常独特的思维,是先发现结尾,倒过来写。小小小说需要细节,黄金般的细节,在成功的小小说结构中,往往把金子般的情节放在结尾部分,好像相声抖包袱。”

从《俗世奇人》系列小小小说之一、二、三,可见冯骥才的小小说理论与作品的相互印证。我也曾将冯骥才的小小说和汪曾祺的一些小小说对比阅读,就像塔克拉玛干沙漠

中的胡杨树,同一棵树上长出了两种形态的叶子,杨树的叶,柳树的叶,以此比喻两位作家的小说所呈现的两种形态。冯骥才强化“俗世”中之传奇,传奇性,而汪曾祺注重“俗世”中之平常,平常性。

《书房一世界》共70余篇,虽名为随笔,我更乐意将其视为笔记体小小小说。《书房一世界》弱化了传奇性,我想,冯先生活到这个年龄,已用平常的视角看待传奇的物事了,见多识广,见怪不怪了。《书房一世界》中,我认定有27篇为小小小说。以什么标准认定?两个重要的元素:人物和细节。此系列是关于小物件的笔记,物件与心灵密切相关,从而传达出人物的性情和情怀,敬畏和悲悯。人物与物件的关系,又与时代和命运结合在一起,这就是小小小说擅长的以小见大,以小示大。

1990年至2013年,冯骥才“行万里路”,做全国民间文化和古村落保护的事情。于是,一些民间的小物件入了他的“心居”,还担任了与人物“平起平坐”的角色。心居是冯骥才的斋号。我发现,以文化的视角切入,那些作为细节的物件有了“灵性”。当然,“物本无情,情在人心”(《异木》)。冯骥才曾办过《口袋小说》杂志,他提倡把生活中一些有灵性的东西写成小说。《书房一世界》里物件的灵性,他从平常处下笔,这与《俗世奇人》中的方法不同。这种差异,是表达形态的差异。

这种差异,就《俗世奇人》而言,用冯骥才自己的话说:“文本、语言都是专门设计的。”设计即构思。每篇小小小说,铺垫、渲染,都是一心一意地为那个“抖包袱”的结尾服务的。《书房一世界》中也有巧合、意外,然而,思维和视角起了变化:平等且平常地安放、处理细节,剥离了传奇色彩,传而不奇,意而不外。正如《关公》中所写的关公神像,“没有半点人为的刻意……一任天然。”亦如《三老道喜图》中,丁聪给冯骥才画像,说:“你再像照相那样,自管随便笑笑。”丁聪还笑道:“像不像就不好说了。”

好一个“像不像就不好说了”。《书房一世界》就是一部“自管随便”的小说,冯骥才成就了自己小小小说的另一种可能性。就像在《潜在的阅读中》,他说此生只能去做“一个随性的文人”,终于达到了“随性”的境界。在《书房一世界》里,有许多不是“设计”而是“随性”的细节呈现,彰显了细节的力度。

《俗世奇人》是刻意写别人的事,写得很满。而《书房一世界》是随性写自己的事儿,多有留白,省略得很很有底气。

荐书

《八八沈公》



主编	脉 望
出版	浙江大学出版社
日期	2019年8月

沈昌文先生曾任三联书店总经理,长期执掌知名文化杂志《读书》,是出版界的传奇人物,被业内尊称为“沈公”。《八八沈公》是沈昌文先生88岁生日时收到的一份贺礼——这份贺礼由沈公的34位旧识、好友、徒弟、徒孙一齐敬献,他们通过文字还原了一个“天真、狡猾、机智、幽默、随心所欲、放浪形骸”的沈公形象。

沈公天真烂漫,犹如老顽童一般,他的名片上印着一幅漫画,题为“废纸我买”——一个小老头背着个大双肩包,鼓鼓的,双手还提着一袋书。这就是沈公平时的打扮,像个小书童一般,东奔西跑,忙前忙后。沈公幽默风趣,天生一个乐天派。一次与众人相聚便宜坊烤鸭店,享用烤鸭结束,沈公冷不丁来一句“鸭裤子呢”。众

人愕然之时,沈公慢条斯理解释道:鸭裤子就是所谓的鸭架罢了。一句普通的家乡方言,到了沈公口中,瞬间变得有滋有味。沈公聪慧机智,身上凝聚并散发着别样的儒雅和睿智。他主持的《读书》,让大家见识到了一个智者沈公。

沈公的88年,留下诸多值得称道的故事,无论从哪个角度深扒,总能得到新鲜事和有趣事。当然,也能收获一些为人处事的深刻哲理——在阁楼里可以做得大事。沈公原是上海滩的一个“小赤佬”,通过不懈努力华丽转型。如此一来,在沈公的词典里,“阁楼”已不再是文学理论家笔下的隐喻,而是真真切切的现实人生。阁楼人生不易,需要仰仗别人的帮助;阁楼人生艰难,哭不能大声哭,笑不能大声笑,说话不能随便说;阁楼人生苦闷,只有自己才知道其中的酸甜苦辣……

沈公的超逸旷达,让60多年的辛勤耕耘,收获累累;他的知足常乐,让88年的传奇人生,绚丽多姿;他的放浪形骸,让往后余生依旧如少年时无所畏惧。(推荐书友:郑从彦)

《不曾改变的呼吸》



作者	谢倩霓
出版	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日期	2020年1月

要把少年成长题材的小说写得鲜活、生动、耐看,我觉得应该具备几个要素:作者要对少年儿童的心理有准确捕捉和细腻描写,小说的内容要贴近少年成长的真实经历,小说的主基调应该是昂扬向上、催人奋进的。《不曾改变的呼吸》里的每篇小说,虽文字不长,却生动反映出青春期少年在学习、生活、情感等方面遇到的问题,体现了成长的烦恼。

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是很多学生家长的共同想法,更有一些家长,想在孩子身上寻找自己童年的影子,弥补当年因种种原因造成的遗憾。《日子》中的哥哥生在并不富裕的农家,父母土里刨食,维持家庭开支,还要供两个孩子念书,显得捉襟见肘。可即便如此,母亲仍不惜拿出家底供

儿子复读。在儿子复读一年再次失败后,母亲还想让他再读一年,这使压力山大的儿子痛苦不已,兄妹俩都对母亲的做法很不理解。而接下来父亲讲述的一段令人唏嘘不已的往事,让兄妹俩理解了母亲。

青春期的女孩都有一敏感的心。她们很想融入体面的圈子,能够与他人和谐共处,一旦被隔离于圈外,就会感到自卑茫然。《初离家门》中的“我”、《不曾改变的呼吸》中的李红艳都是这样的角色。她们来自农村,与城里孩子格格不入,她们想接近城里人,却不知怎么去接触。李红艳想打入“城市圈”,敲门砖竟然是200元现金和一份价格不菲的生日礼物。而在故事的最后,李红艳幡然醒悟,强扭的瓜不甜,刻意进入某个圈子反而会迷失自我。

《不曾改变的呼吸》里,有童年的情窦初开,有两代人的分歧冲突,也有朋友间的相爱相杀,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青少年成长的种种现实。(推荐书友:朱延嵩)

《明日将至》



作者	(日)山田咏美
译者	赵婉宁
出版	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日期	2019年7月

《明日将至》的作者山田咏美,被誉为继承谷崎润一郎衣钵的日本著名女作家。与她之前几部以世俗男女恋爱题材为主的小说不同,《明日将至》是一部展现家庭成员之间生死羁绊的作品。

这是一个重组家庭的故事:母亲离婚后带着长子澄生和女儿真澄再婚,再婚的对象成了孩子们的“继父”,继父则带着生母早早去世的儿子创太融入了这个家庭。不久之后,母亲与继父又生下这个家庭最小的女儿千绘。小说中,母亲的家族曾有一位活到96岁高龄的曾祖母,她留下遗嘱“人生啊,感谢你让我如此快乐”,成了家族的传家宝。但真澄敏感地认为,这是一种诅咒,是令人不得不全力以赴追逐幸福的结果。不过,对唯有出头之日的人来说,仍是一线曙光。

一种桎梏。不幸继父口中,在度过最初的幸福日子后,残酷的命运很快侵袭了这个重组家庭——17岁的长子澄生因雷击意外去世。

失去长子后,母亲一蹶不振并染上酒瘾,健康状况日益恶化;继父的事业受到泡沫经济的影响,收入锐减;孩子们也不得不背负起命运的重担。长女真澄时担心恋人不知何时会意外死亡,因而无法建立起长久的恋情;总觉得因为没有血缘关系而被继母忽视的创太,和比自己年龄大了一倍的寡妇谈起了恋爱;最小的孩子千绘则变得过度自尊敏感……

在小说结尾,身体状况不佳的母亲突然晕倒,文章的叙述转变成第一人称——“我一次次非常非常强烈的气息吹过去……我也长长地叹了口气,由衷地感到安心。”作者借由澄生的灵魂之口,传达给读者另类的生死观。这种写法,让整部小说意味未尽。(推荐书友:鲁西酉)

欢迎加入宁波日报书友QQ群: 98906429

宁波好书

歌一样的人生

——俞广德歌词集《多情海蓝蓝》序

钱建隆

我与俞广德是词作者,也是战友,我们都曾在海岛连队待过。他是1961年入伍的,我比他晚一年。他在宁波军分区的南韭山、渔山、檀头山岛,我在温州军分区的南关岛。他告诉我,他是连队演唱组的组织者之一,写好对口令《练夜战》、快板《夸夸五好战士》、表演唱《老班长的心事》,还参加演出。我也是连队演唱组的组织者,自编、自导、自演,写的第一个节目是对口令《排刺刀》……连队,是我俩艺术道路的起点。所以,为他新出版的歌词集《多情海蓝蓝》写序,有一种亲切感。

我看歌词,喜欢看它的细节。写好歌词细节,是词作者的本事,不是一般挖空心思能想出来的,更不是简单的文字排列组合。我始终记得著名词作者王晓岭在谈歌词时说的一句话:“一个好的细节顶得一百句空话。”而细节是靠积累的。在生活中观察,在采风集结,在寻常里

得到不寻常,在不起眼里发现一闪而过的精彩。画家人画,诗人入诗,词家人词,不都是这样吗?

“那里离家乡,很远很远,那里离日出,很近很近。小岛中国兵,风华正茂,五湖四海走一帮,好男更年轻。”这是俞广德的《小岛中国兵》,描写的是他的连队,是当兵的日子,那种难舍的情感,就在“很远很远,很近很近”里。“狂风裹着一个家,只见风沙不见鸟,拦着渔网打篮球,半边球架风里摇。”“浓雾搂着一个家,雾锁太阳轻轻飘,玻璃房里晒衣服,晾了三天干不了。”这两个细节,只有当过兵的人才会由衷地产生共鸣。连队日子很艰苦,我们可爱的战士就在风沙浓雾里,坚守着祖国的东大门。

词作者贴近生活,走进生活,总是带着发现的眼光,有意无意间,让细节留在歌词才有的结构和音乐形象里。你看——

“依然是小桥流水,却平添了山里人家度假村,山溪的漂流追着童

年的梦,舒适的温泉泡着城里的人。”这是他的杏花村;

“草莓、西瓜、油桃、白菜、辣椒……趴着的挂着的撇着的,都是好模样。阿爸、阿哥、嫂子和姑娘、小伙……采摘的修篱的施肥的,凑着一起忙。”这是他的欢乐大棚;

“开门见山旁边是菜园,看竹林里雁阵穿空。地上种,塘里养,都很新鲜,为农家乐饭馆囤货源。小花狗,脚下窜,飘来乡间小调,让你听个欢。”这是他的农家乐饭馆。

都说歌词词重情,情在何处?在空话里?在堆积的句子中?我说不!就在细节里,就在日积月累的真实感里。

“夫妻一把伞,走进江南的小巷。遮住你的脸,雨打我双肩,挡着郎君身,风雨袭婵娟。但愿自己一身雨,莫让你,莫让你湿衣衫。”这是他笔下的夫妻情。

“放心一个爱,尾随一个孝,婆媳共赏心,在花中笑……娘也亲,妻也亲,好男郎是婆媳的连心桥。孙是宝,儿是宝,小宝宝是婆媳的报春



鸟。”这是他讴歌的婆媳情。

“走进百姓门,春风笑相迎,干部和群众,都坐一条小板凳,面对面哟,没有高和底,田野心结,草根吐香情最真,小板凳寻访,悠悠民情添缤纷,心连心哟,板凳架小桥,桥儿弯弯,勾着亲热和信任……”他描写的干群情,体现在小板凳上,越走越亲近。

这就是细节的魅力。俞广德曾告诉我,“每当休闲时,特别是在回家的路上,就像一个战士数着自己的子弹,检阅自己的作品。我想,只有人生当歌的人,才会有歌一样的人生。”

书人茶座

《红楼梦》中的人性化管理

山 佳

《红楼梦》中宁、荣两府共有上千人,除了少部分主子,绝大多数是丫头、小厮、婆子等奴仆。这其中难免有偷奸耍滑的人、推诿扯皮的事。如何让这个庞大庄园有序、有效运转,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。

《红楼梦》中一个主子到底有多少人伺候?笔者以贾宝玉为例试着探讨一下。在怡红院里有身份的丫头比如袭人、晴雯、麝月、秋纹等有8个,这8个人主要负责贾宝玉的卧室、客厅、书房等处。另外还有一帮粗使的丫头和婆子,数量肯定超过8个,她们负责洒扫、浆洗等杂活。如果出门,则是另一帮小厮跟着,其中有有名的茗烟、锄药、扫红、墨雨等七八个人。此外推算,贾宝玉身边有三四十人围着他转。而贾宝玉身边的奴仆在贾府只是个平均数,像贾母、贾赦、贾政等人身边的仆人肯定多于他,贾环、贾兰及迎春、探、惜等姐妹配置的奴婢就少些。在主子身边听从使唤的人仅仅是贾家总人数的一部分,再加上收租纳粮、采购买办、看门护院、缝补浆洗、做饭洒扫、巡夜打更等岗位的人,总人数估计上千。这么多人要靠几个主子管理,即使他们有三口六臂也管不过来。贾家在封建宗法制度的框架下,采取了一些奖惩结合、恩威并济的人性化管理措施。

赋权分级管理。在这个千人“总公司”中,王熙凤是最忙碌的人。从早到晚,风风火火,忙个不停,而且没有“双休日”,因而多次病倒主不了事。其实是她爱出风头,喜欢管事。在她不管事的时候,贾府也照样运转,并没有乱成一锅粥,因为在体制上已经形成了一套分级分权管理制度。像周瑞端媳妇、林之孝媳妇等直接对王熙凤负责,是“总公司”直属部门负责人,经验丰富,办事老道,执行力也强。另外,每个房头都有一个主事丫头,相当于分公司的“办公室主任”。比如贾母的“办公室主任”就是鸳鸯,贾母这边事无巨细,都交她处理,甚至巨额资产也由她管理。另外,比如袭人之子贾宝玉、紫鹃之于林黛玉、侍书之于贾探春等,都是主事丫头,她们拥有一定财权、人权、事权,独当一面,把这些少爷、小姐的事情打理得井井有条。

发“薪水”调动积极性。在很多读者的印象中,奴婢供主子吆喝去,生活凄苦,命运悲惨,但其实《红楼梦》中奴婢的日子过得比一般老百姓好得多。贾家不仅让奴婢吃穿不愁,还给他们发“工资”,这个“工资”就是份例银子。比如第36回就介绍了奴婢丫头的工资情况。贾母身边每个月领一两银子的丫头有8个,贾宝玉身边的晴雯、麝月等7个大一点的丫头每人每月一吊钱,佳惠等8个丫头每

人每月各500钱,是晴雯她们的一半。从中可以看出,丫头们可以根据“工龄”不断加“工资”。这些丫头是贾家用钱买来的或者家生奴才,是一辈子的人身依附关系,随意打骂、责罚都没人敢反抗。但如果一味施压,他们就会消极怠工,或者干脆偷偷摸摸的勾当,会产生更大内耗。而发给她们例钱,会让这些身份卑微的人觉得工作得到认可,付出有回报,生活有希望,做起事情来就会更努力、更尽心。

打通晋升通道。作为封建社会的奴婢,他们出头的机会不多,晋升的渠道非常少。大多数丫头长到十七八岁,要么由主子、要么由父母帮着找个男人嫁掉。在贾家,丫头们最好的出路就是给主子当姨太太,比如平儿作为王熙凤的陪房丫头,正言顺成了贾琏的人。虽然《红楼梦》中自始至终都没有明说,但所谓名分早定,她的所有待遇和姨娘是一样的。袭人更是贾母、王夫人内定的贾宝玉的姨太太人选。这也是她自己梦寐以求的出路,所以她对贾宝玉尽心尽责,倾注了全部心血。丫头成为姨娘,立马翻身做了主人,如果生了儿子,则母凭子贵,能进一步巩固自己的地位。家奴熬到出头之日的还有一个特例,就是荣国府总管赖大的儿子赖荣,被贾母推荐放出去当了知府,成为主政一方的官员。但这是赖家在贾家三代为奴的付出,才有了这样一个

结果。不过,对唯有出头之日的人来说,仍是一线曙光。

惩罚不良行为。管理一个单位,要有“胡萝卜”,也要有“大棒”,因为激励机制对有上进心的人有作用,但对品行不端、不思进取的人,则要采取惩戒措施。贾家对犯错的丫头、小厮,一般情况下是训斥一番,严重的打一顿,最严厉的处罚莫过于“撵出去”。“撵出去”其实就是赶出家门,这意味着给你自由,但很多人却宁死也不要这样的自由。比如迎春的丫头司棋,因为与表哥的私情东窗事发,被赶出荣国府后自杀殉情,这其中既有羞愧悔恨之意,也是因为看不到生活的希望。还有金钏因为和贾宝玉调情被王夫人赶出去后,投井自杀。芳官、藕官等12个唱戏小女孩被遣散的时候,贾家让她们回江南原籍,还发几两银子作为路费,但她们大部分人选择留下来当各房做丫头的。因为她们本来就是家里穷被卖到贾府的,回去后可能二次被卖,而下一次被卖还不知道会被卖给谁,会被卖到哪里去。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,还不如抓住眼前的东西实在些。

作为封建大家族,贾家对待奴婢相对来讲比较宽容,一方面是出于怜悯之心,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,让整个庄园可以运行得更有效、更长久。